

觚不觚录 （明）王世贞 撰

孔子有言：“觚不觚？觚哉！觚哉！”盖伤觚之不复旧觚也。所谓削方为圆，斫朴为雕者，兹之谓矣。又曰：“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，今亡矣夫。”其作春秋脱左骖而贖，盖皆寓微旨焉。余自舞象而小识人事，逾冠登朝，数蹶数起，以至归田，今垂六十矣。高岸为谷，江河下趋。觚之不为觚，几何可辨识？闲居无事，偶臆其事而书之。大而朝典，细而乡俗，以至一器一物之微，无不可慨叹。若其今是昔非，不觚而觚者，百固不能二三也。既成，而目之曰觚不觚录。

国朝边帅，无加宫保以上者，其官至左都督而止。或斩级功多则加录赐荫；又多则封流伯；又多则于流伯加岁禄；其又多则许世袭，或至伯而后加宫保。嘉靖中，阁臣不谙典故，始以太子太保加大同总兵梁震，继以太保加大同总兵罔尚文，而锦衣缙帅，亦荐加少保以致太保矣。夫总兵一兜鍪将也，缙帅三衙杖士也。而冒燮理阴阳之寄，不亦重辱哉。是可厘而正也。

隆庆即位，恩诏文职五品以上以礼致仕者，进阶一级。于是致仕尚书左右都御史，皆腰玉。侍郎至按察使，皆腰犀。佾御史至知府知腰花金。而佾事郎中府同知皆腰金戴褐。盖事稍稍闻于内。一时八座诸公尤不平，谓我辈未滿九载尚不得王，而彼坐不称而退者，乃玉耶。于是言官申明其事，谓尚书未滿初考进一阶，止当曰资政大夫。满考授资政者，止当曰资德大夫。授资德者，方可曰荣禄大夫，得换服色。以下皆仿此。因通行天下裁正，而腰玉与犀金之徒如故也。余窃不敢以为然。以为阶者，所称大夫也。级者品级也。必隔品而谓之级。若只在本阶，则所谓升一级与升俸一级者，当何处也。且考之祖宗恩典皆然。间与故相华亭公及三公即草是诏者，答曰公言是也。当时实以为国家旷荡之恩，第所谓被弹劾考察致仕者不当援耳。自后新郑草赦诏，第云进本一阶，则林下之臣被恩者无几。而诸公之自相贵者，复自若也，一南兵部署员外主事以考察去者，一知州被革者，忽两进其阶曰朝列大夫。一府同知后恩诏半年而考察去者，亦署曰朝列大夫。金紫塞途，见者扼腕而无如之何。所谓知州者，以进阶高会，其乃弟亦大僚也。忽筮然曰：“恨世宗不数赦，而吾兄且腰玉也”。又闻旧一输粟指挥使凡四睹恩诏，辄刻一牙章，最后曰特进光禄大夫柱国，此二事可为进阶者助捧腹。

又国家于大计京察尤重，其责贪官尤深。故每遇恩诏，于冠带闲住致仕为民复官冠带者，必曰不系朝覲考察。而壬午诏草，当事者，矫前人之刻而收人心，遂除此语。而橐金如山，草芥人命者，拥冠盖扬扬间里间矣。

南京六部都察院之长，嘉靖以前，有乞休及起用而辞者，往往奉旨不允，而称卿以留之。惟下吏部议覆，不得不斥姓名为去留耳。嘉靖之末，迨于近

世，惟林尚书云同一次称卿，且有褒语为异恩。其它则吴万二公，皆故大宗伯。吴又位少保为三孤，而皆下之吏部直斥姓名，反以为故事，殊不知其非故事也。

成化以前，诸边挂印总兵，虽都督僉事，未有不称卿者。正德以前，侯伯为总兵，亦未有不称卿者。近年则以李宁远之开邑，封戚将军之位三孤，直斥姓名，重者仅称尔，恐亦非故事也。

嘉靖遗诏恤录言事，得罪诸臣，虽仿改元诏旨，最为收拾人心机括。惜乎吏部奉行之臣未谙典故，仓卒奏请，不能无舛。如熊太宰浹之加少保，少保三孤也，非部所宜定义也，此一舛也。得罪之臣，当酌其事理之切，直心之赤诚与否而后剂之。今但以得祸轻重为主，致郭丰城之恤反优于杨富平，此二舛也。翰林春坊，自有本等阶职可赠，今拟赞善修撰皆为光禄少卿，是外之也，此三舛也。都给事御史，止赠通忝大理丞，其有遗误而抚按题请者超二级。大常少卿致仕官，亦如之，此四舛也。自后言官所举，尤为挂漏，如石文介瑶，本以少保致仕而称太子太保。彭襄毅泽，本以致仕加少保，而亦称太子太保，以故复赠少保。林贞肃俊以致仕加太子太保，而止称刑部尚书，以故复赠太子少保。今独林公改正而已。杨文忠一品十二年满加太傅，固辞而止。又与蒋文定俱封伯，亦固辞而止。杨不当仅加太保，蒋不当仅加少师，此则执政之误也。阁臣兼掌部院，非旧规也。焦泌阳掌吏部不过数日，李余姚亦不数过日而已。严常熟以候郭安阳得两月矣。严分宜徐华亭之掌礼部，亦以候代，故张永嘉之掌都察院，未尝不推代也。惟高新郑托掌吏部，起而入与阁务赴内江亦遂兼掌都察院，而局体大坏矣。高以吏部为凤池，至进首辅亦不忍舍出而斥涉入。而报允真足寒心，虽勉起故吏部杨蒲坂以塞人口，不还其置之兵部，亦可怪也，此袒荆之大变也。

高帝不欲勋武臣废习骑射，故虽公侯极品而出必乘马，上下不用床机。嘉靖中，以肩舆优礼。郭翊国朱成公扈驾南巡给与，后遂赐常乘。而崔京山张英公邬谢二都尉，方安平亦因之矣。夫勋戚至保傅，且笃老可也。陆武惠朱忠僖，以锦衣缙帅而用内坛供俸，亦得滥竽，窃恐非高帝意也。

余于万历甲戌，以太仆卿入陪祀太庙，见上由东阶上，而大珰四人，皆五梁冠祭服以从。窃疑夫高帝制内臣常服纱帽，与群臣不同。亦不许用朝冠服及幕头公服，岂有服祭服礼？曾与江陵公言及，以为此事起于何年，江陵亦不知也。后访之前辈，云嘉靖中亦不见内臣用祭服。而考之累朝实录，皆遣内臣祭中溜之神。此必隆万间大珰内遣行中溜礼，辄自制祭服以从祀耶。惜乎言官不能举正，坐成其僭妄耳！亲王体至尊，于中外文武大臣处，投刺作书，有称王者，有称别号者，不书名。惟今鲁王一切通名，虽获恭顺之誉，而识者颇以为

非体，自分宜当国，而亲王无不称名矣。至江陵，而无不称晚生矣。又当其时袭封者，无不称门生矣。江陵自葬父毕还朝，过襄阳南阳二府。二亲王来迎报谒，留宴。彼此具宾主上坐长揖，无毫发等差。若陶仲文之过徽，其王自称弟子，俯伏吮靴鼻，宴会必侍坐，送必侯升舆，尤可怪也。

赵少保督军过其家停，余曰以一日坐台，两日坐家。司道守令将帅侯谒行礼，每出侯客，必用二刽子手立前不移足。胡少保罢官归绩溪乡居。每入邑，必用鼓吹，旗帜前导，谒邑令，肩舆至堂皇始下。若江陵归葬毕，而道请阅操，吉服上坐，一用总督军门礼，备花红赏赉，累数百金，亦桑梓间怪事也。

大朝贺，文武群臣，皆具朝冠服。独锦衣卫官，衣绯绣袍纱帽靴带，盖以便于承旨捕执人，百年来未有之改。独陆忠诚炳加保傅，遂以己意制朝冠服，岿然本班之首，当时莫敢问也。

今上初重张江陵于御礼不名，以后传旨批奏亦多不名，而群臣更附之。至于章疏，亦不敢斥名，第称元辅而已。夫子之于父，尚犹君前臣名，故栾黶御晋侯而叱曰书退，此礼也。江陵没，余威尚存。言当奏事欲仍称元辅，则碍新执政。张蒲坂乃曰张太师，至有称先太师者，盖未几而秽詈无所不至矣。

六年一京察，为成化以后典章，其它有以主上初即位而考察者，有以灾异而考察者。至于考察科道，则或以辅臣去位而及其党者，惟嘉靖丙辰，太宰李默下狱，命辅臣李本掌部事。悉取六部九卿，自尚书而下至尚宝丞，及六科十三道，分别而去留之，盖上以星变，欲除旧布新，而分宜缘，此用伸其恩怨也。其后大臣有起用者，而小九卿及庶僚，则不振矣。隆庆之四年，忽有旨命吏部高拱考察科道官，高乃上请与都察院同事，报可。盖高之去，实为科道所聚劾至数十上。至是欲尽其忿。而会有疏小触上意者，故托中贵达之，上甚忿之，大者削，小者谪。盖高虽败，而犹不获伸。及江陵没，言路稍稍白其冤，于是太仆少卿魏君，获补南大理丞，右给事中周君获迁吏科左。而少卿张御史周，亦以次起矣。盖人知起考察官之非例，而不知考察之非例也。万历之庚辰，南京兵部主事赵君世卿，上疏极言时政之弊，皆刺讥江陵，江陵大怒，旬日问，吏部为升楚府长史，明年南京考察，遂斥之。壬午，江陵没。明年其事败，言官乃交荐赵君为礼部郎中，此起决不可已而考察之典章，为之一变矣。此二事皆破例，故特着之。

左右春坊中允，入阁门内揖，出用双导，左右赞善从六品亦然。而翰林侍读侍讲品故同中允。然以本院属官故，揖则中庭，出则卑导。独至修书讲筵主两京试，则皆讲读先，而中允后二百年故事也。万历己卯，南京乡试，忽以中允高启愚先，而罗万化后，知者谓江陵善高公，故至为之易成法。不五年而高至礼侍，以首题舜命禹，为言官所论，以江陵为不轨谋而高媚之，至夺官着役

焚告身。当时使用故事，罗居首，必不出此题，即出此题，而高却得无恙。一抑一扬，祸福倚伏，非人所能为也。

詹事府詹事班在大理卿下，累科试读卷可考。惟弘治九年，谢文正迁以内阁故班副都御史上。近年吾乡申少傅以宫詹掌翰林亦班其上，莫有与之争者，自是遂为故事矣。

故事吏部尚书体最重，六卿以下投皆用双折刺，惟翰林光学以单红刺相往返。至转礼侍，则如他九卿礼，彼此皆用双帖，而此故事废矣。万历初，吾乡王公元驭，以少詹事学士，而仁和张公为吏部，以一单帖刺投之。元驭拒不纳，必改正乃已，盖确然能守其故。独念当时无为元驭告者，不必拒不纳，次日亦以单红刺报之，尤为当也。

余少从家君于京师观朝天宫习仪时，吏部熊公加以太子太保居首，工部甘公为霖以少保次之，兵部唐公龙以太子太保又次之。若以三孤为重，则甘不宜让熊；若以部序为重，则唐又不宜让甘，盖两失之也。其六部尚书，虽加太子少保，必以部衔定序第，以皆正二品故耳。而甲戌朝班，则工部朱公衡为太子少保，以先贵据吏部张公浣上，张亦无如之何？盖一变也。

相传司礼首瑄与内阁刺，用单红纸，而内阁用双红擢帖答之。然彼此俱自称侍生，无他异也。近有一二翰林云，江陵于冯瑄处投晚生刺。而吕舍人道曦云，在制敕房侍江陵者三载，每有投刺，皆从本房出无所谓晚生也。岂于致谢求托之际，间一行之，为人所窥见也。

相传六部尚书侍郎大小九卿于内阁，用双帖，报之单帖。五部及九卿于冢宰，用双帖，亦报之单帖。余举进士时尚然，及以太仆卿入都，则惟内阁用单帖如故。而六部自仁和张公以下，皆以双帖见报矣。余等于各部属中书行人等官，皆用双帖往返，不知起自何时，殊觉陵替，所费纸亦不少。

翰林旧规，凡入馆，而其人已拜学士者，即不拜学士。而先登甲第七科者，投刺皆称晚生。余不尔也。余入朝见，分宜首揆而华亭次之；其登第相去六科，分宜又不为学士华亭首揆而常熟新郑次之；科第相去亦六科，华亭又不为学士，投刺俱称晚生，已小变矣。至江陵首揆，而蒲坂次之，相去仅二科，而亦称晚生，何也？闻局体自是大变矣。

余行部莱州，而过故太仓守毛盘，乃故相氏文简公纪子也。当文简以少保居内阁，而杨文忠廷和梁文康储为少师。尝出二公拜刺，乃色笺，仅三指阔。中云杨廷和拜而已，梁公则称契末，或称老友，余怪闻之。文简岂二公门入耶？曰非也。毛公视二公仅后三科，其答刺则曰侍生，亦仅三指阔而已。三十年来，次辅投首辅帖，无不用双折者，而首辅报之，亦绝不见有直书姓名及契末老友等称。

正德中，巡抚敕谕，尚云重则忝提，轻则发遣巡按御史及三司处，洎其后渐不复，然御史于巡抚，尚犹投刺称晚生侍坐也。辛卯以后，则僉坐矣，寻称晚侍生正坐矣；又称侍教生矣；已而与巡抚彼此俱称侍教生矣；已而与巡抚俱称侍生矣。盖由南北多惊，迁擢既骤，巡抚不必耆宿，御史多有与之同台者，又功罪勘报，其权往往属之御史，积渐凌替，故非一朝也。

正德以前，都御史曾于都察院上任者，御史执属官礼。嘉靖中叶，都御史曾于本院协管理堂者，尚执属官礼。二十年来，虽管堂事者，俱勿论矣。

余初仕刑部，时尚书闻庄简公甫去任，而屠简肃公代之。其絜法为天下最，喻刘应何犹能守而勿失，如淮安理刑，必用半年之外曾经提牢过者，南北决囚三人，必于主事中差资最深者，毫发不敢乱。二十年后，有甫入部而遽委理刑者，有越资而差审决者，甚至有以私情借别部差者，有借本部剪除名目不当差官而差者，此可叹也！

翰林分考会试，虽本经房而不系。所取者不称门生，惟入翰林则称门生侍坐，而至位三品以上不复叙。嘉靖甲辰，吾乡瞿文懿公景淳及第，而太保严公讷。同考皆诗书，瞿以齿长，坐辄据其上，而不投门生刺也。至乙未，严公复入场，而少师李公春芳，复于诗经中会试，亦不于严公投门生刺也。

百年前，京堂翰林诸公使事还里，及以礼致仕若在告者，谒巡按巡察司兵道，则入中门走甬道。巡抚布政司府州县，则由傍门走东阶。盖以桑梓之重，与特宥者有分别耳。吾吴朱恭靖公希用，最名为恭谨，然尚驰御史中门甬道，为提学胡直所强下阶，胡尝为余言之，余不敢对。近者宁波张尚书时彻欲驰抚按监司甬，遂至两不相闻。而华亭董侍郎传策驰两道甬，亦退有烦言，余遂无此事矣。

故事内阁大学士肩舆出，则六卿以下皆避，而吏部尚书独不避，遇则下舆揖。余入仕时，闻庄简公犹守此。与贵溪分宜二相偶遇而揖，二相不善也。庄简去位，夏涪县邦谟继之则避矣。

吏部尚书，与三品大九卿、四品左右通政大理少卿遇，则皆下舆马揖，其四品以下同其长，遇则不避，独行则多避。而白杨襄毅在隆庆初，以少傅为吏部尚书，位望俱重，于是左右侍郎自本部外，皆远避矣，迄于今不复改。杨公之再起，以吏部尚书掌兵部事侍郎，有欲不避者，竟不敢。太常应天光禄太仆皆三品卿，出乘舆，而皆避侍郎副都御史舆。此皆无谓，不知起自何代。大与祖制不合。夫入朝同一班，出而避道，何也？华亭董公传策为太仆寺卿，不避侍郎舆，人以其先朝直臣，莫敢难之，后竟不行。

余在勋日，今马中丞文炜，时任荆州兵巡道，为余言前任某，每江陵公之父封君某相访，辄于大门外一拱而入，令人拥其舆由中道进。至仪门，复一拱

，复令人拥其舆进至堂，已从傍进见。即前堂延之正坐，而已侍坐，遂亦如之。马至第，任其由甬道，而执主礼如常，自是封君不复候，马使入传问而已。又言江陵时有赐及父母或告命，皆令家僮私赍至家，封君于中堂跪听开读，子孙列月台，而道府乃又列其下。问作何处？余谓此更不可示人，其家敕也，非敕道府与诏赦也。但吉服至门，俟宣毕而复入贺可也。马深以为然，当以如所云行之。江陵闻亦不以为忤。故事巡按御史行部，必竣事而后与卿士大夫还往。当徐文贞公柄国日，其父赠公在乡贤祠。时直指之陈姓者，三日谒文庙毕，即谒赠公主于祠，而后听诸生讲。讲毕，即造文贞第谒家庙。设坐于堂，拜之而后出。一时他直指皆效之，郡遂定为仪注。后直指温见仪注大骇，讹笔去之。谕郡毋入此条而身行礼亦不敢废。尝为余言如此。及文贞公谢政归，直指无谒乡贤祠者，而其访文贞亦必待竣事矣。

二司自谒吏部都察院，庭参有跪。而至于朝房私第，及驿传迎送，则为长揖而已。内阁大臣虽尊贵，无跪礼。而江陵之奔丧，所经省分，三司皆出数百里外以谒。然跪者十之六七，未尽纯。暨还朝，则先遣牌谓本阁部所经由，二司相见，俱还照见部礼，于是无不跪者矣。

三十年前，他郡推在吾州查盘者，州守与之抗礼。欢饮，具宾主，或于门外下舆，小示别而已。迩来查盘他郡推官至，州守入见，行跪礼。乃至以他事，或便道过州，亦必跪。虽宴会稠叠，谑浪欢呼，必侍坐，不敢讲敌礼也。有昆山县丞刘谐者，由给事中考察降而御史，委之查盘常熟嘉定，常熟令见之行跪礼。嘉定令礼之一如推官，惟不行跪，而刘尚怏怏不悦，恣流言，真可谓倒置矣。

余自嘉靖丁巳戊午间为青臬。前后所周还三抚台刘公来，傅公颐。丁公以忠，皆知已丁公又同寮，而是时抚臣体尚遵。刘公三次询问事体，丁公亦如之，皆手书不具名，惟丁公一次用单红帖而已。戊辰，起兵备，大名抚台为温公如璋，后余三科进士，亦旧知也。手书用事，无所不及。而笔亦潦草，亦不具名刺，转参政，浙江谷公中虚为抚台，交浅而知予深。每有所询，辄另具姓名双折刺，予以为奇。归田数年来，乃知少所不用刺，而称公称大，屡屡至有施之郡守以下者，虽能得其欢心，而事体日益褻矣。

两广二司，初谒总督，行跪礼。盖襄毅之威劫使之，其后迄不能正。嘉靖末，应侍郎檄为总兵。此公守常州，遵宪纲不肯跪。御史有由宇太守之目，虽见憎白简，为天下所诵称，至是人有以风公者，不得已听之，跪礼遂废。陕西廷按独不遵宪纲，自正坐而二司夹侍左右。十年以来，以御史改正就从宪纲矣。惟此二事不觚而觚者，可纪也。

京师称谓极尊者曰老先生。自内阁以至大小九卿皆如之。门生称座主，亦

不过曰老先生而已。至分宜当国，而谀者称老翁，其厚之甚者称夫子。此后门生称座主俱曰老师。余自丙辰再入朝，则三品以上庶僚，多称之曰老翁；又有无故而称老师者，今不可胜纪矣。

内阁诸老缙绅，于外称呼，亦不过曰某老先生而已。分宜当国多称之曰相公。而华亭余姚与同事，则别姓以异之。然不尽尔也，至江陵晚年，则直称曰老相公，而他皆别以姓而已。

冯瑄势张甚固，安武清以长乐尊父见之亦叩头，惟谨呼老公公，冯小屈膝答之曰，皇亲免礼而已。若驸马叩头，则垂手小扶耳，不为敬也。

国朝文武大臣，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，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，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。嘉靖以来，此事殆绝。而江陵歿，其党自相惊，欲结冯瑄以为援，乃至言官亦有屈膝者矣。

故事投刺通书，于东面皆书一正字，虽甚不雅亦不知所由来，而承传已久。余自癸酉起官，见书牒以指阔红纸帖其上，间书启字。而丙子入朝投刺，俱不书正字矣。初亦以为雅，既而问之，知其为避江陵讳也。

正德中，称谓尤简。至嘉靖中，始有称翁者，然不过施之于三品九卿耳。其后四五品京堂翰林，以至方伯宪长，皆称翁矣。今则翰林科道吏部，以至大参佥宪郡守，无不称翁矣。又其甚者，部属在外，及丞倅司理，亦称翁矣。此其谄谀鬪冗，流秽人目，固无足道。而又有一种可怪者，往时于鳞与余颇厌恶之。与子与辈尺牒，相闻以字，然不过知己十余人。至于诗文，称字稍广，然亦仅施之年位辈行相若者耳。今贫士书生，不见录有司，输粟者富家儿，不识一丁，口尚乳鼻，辄戴紫阳巾，衣忠静衣，挟行卷诗题尺牒，俱称于鳞伯玉，而究之尚未识面。

诸生中乡荐，与举子中会试者，郡县则必送捷报，以红绫为旗，金书立竿以扬之。若状元及第，则以黄丝金书状元，立竿以扬之。其它则否。万历戊寅，吾郡申相公入阁，报至抚按兵道，创状元宰辅字，金书于黄旗，揭竿于门，入云表闻，此公知之颇不乐也，而不及正矣。又一大司马子拜锦衣千户，一大宗伯子入胄监，郡县皆送旗，比之中式者，加壮丽数倍。

先朝之制，惟总兵官列营，始举炮奏鼓吹。而吾苏韩襄毅公雍，以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开府梧州最盛。自是三边宣大之总督，以至内地带提督者皆然。若巡抚则不尔。先君代杨襄毅总督驻密云，晚堂则不举炮奏鼓吹，云杨公固如是，得非密云迓京辇，当稍从裁者耶。然自是之后，巡抚亦无不举炮奏鼓吹，倏变来，巡江御史亦行之。五六年，吾州兵道亦行之。内地之人，少闻金鼓，无不骇异。又每一台使行部，则寂然无声，去而复作，殊不为雅。

余于嘉靖中，见在都一二翰林，有乘两人肩舆出城饮宴者以为怪事。至万

历甲戌，郎署往往有之，不复以为异矣。同寮二三少卿，至乘四人肩舆开路出西北郭门，无有问者之矣。

余在勋日，襄阳杨兵巡一魁，以考满，吏部题覆，升湖广右参政仍管兵巡事。当时每有文移称右参政仍管兵巡事，余窃非之，以为此仍字，盖缘不移道而设，不当入衔。偶阅万历癸未登科录，则倪银台光荐，以工部左侍郎仍管通政使事入衔，皆可笑也。当时代言者亦误，只当称掌通政司事，不当言管通政使事也。

世庙晚年不视朝，以故群臣服饰不甚依分。若三品所系，则多金镶雕花银母象牙明角沉檀带；四品则皆用金镶玳瑁鹤顶银母明角伽楠沉速带；五品则皆用雕花象牙明角银母口带；六七品用素带亦如之，而未有用本色者。今上颇注意朝仪，申明服式，于是一切不用，惟金银花素二色而已，此亦不觚而觚之一也。

主事署郎中员外郎，不得系花带。而武臣自都督同知以至指挥僉事，凡署职者，皆得系其带。此国初以来，沿袭之久，遂成故事矣。独会典所载服色，武职三品以下，有虎豹熊罴彪海马犀牛之制。而今则通用狮子，略不之禁，此不可晓也。

宋时诸公卿往返，俱作四六启。余甚厌之，以为无益于事。然其文辞，尚有可观。嘉靖之末，贵溪作相，四六盛行。华亭当国，此风小省。而近年以来，则三公九卿至台谏，无不投刺者矣。渐次投部僚亦启矣。抚按监司，日以此役人。司训诸生，日以此见役，旨不能外谄谀，辞不能脱卑冗，不知何所底止。余平生不作四六，然未尝用此得罪。

分宜当国，而家人永年专为世蕃过钱，署号曰鹤坡，无不称鹤坡者。一御史朱与三称义兄弟。而小九卿给事御史投刺，十盖一二。至江陵当国，而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纳，署号曰楚滨，无不称楚滨者。翰林一大僚，为记以赠之。而二给事皆与李姓之通婚媾，翰林诸公，赠诗及文。而九卿给事御史投刺，十至四五矣。彻侯缙帅，延饮必上坐。衣冠跃马，洋洋长安中，势尤可畏。后事败，一坐绞，一坐斩。人心虽快，而士大夫之体，则已糜烂不可收拾矣。

先君初以御史使河东，取道归里，所过遇抚按，必先顾拜答之。出酒食相款，必精腆而品不过繁，然亦不预下请刺也。今翰林科道过者，无不置席具启肃请矣。先君以御史请告里居，巡按来相访，则留饭。荤素不过十器，或少，益以糖蜜果饵海味之属，进子鹅，必去其首尾，而以鸡首尾盖之。曰御史毋食鹅例也。若迩年以来，则水陆毕陈，留连十夜，至有用声乐者矣。

先君巡按湖广还，见诸大老，止以刻曾南丰集大明律例各一部为贄。严氏虽势张甚，亦无用币也。二年在楚，所投谒政府，绝不作书。当时匪直先君为



然，有用币者，知之，则颇以为骇矣。

余以刑部主事虑囚江北，见巡抚必侍坐。抵家及所过道路，遇之皆然。惟审录旧规以敕谕事重，且多年深正郎故有僉坐之说，而亦不能尽守。当时户工二部，固无论也。及余以副都抚郟阳，所见主事以上，无不僉坐者，间有一二人持不肯，亦必强之坐，不容独异也。亦不知起自何时，余举进士，不能攻苦食俭，初岁费将三百金，同年中有费不能百金者，今遂过六七百金，无不取贷于人。盖贄见大小座主会同年，及乡里官长酬酢，公私宴醪，赏劳座主仆从，与内阁吏部之輿人，比旧往往数倍。而裘马之饰，又不知省节，若此将来，何以教廉。

河南淮北山陕诸郡士夫，多仍王威宁康德■〈汧 亟〉之习，大小会必呼伎乐，留连宿饮，至着三词曲不以为怪。若吴中旧有之，则大槩考察削籍不堪复收者，既而听用在告诸公，亦染指矣。又既而见任升迁，及奉使过里者，复澜倒矣。乃至居丧，未尝轻缣白帟，左州侯，右夏姬，以纵游湘山之间，从人指目，了不知耻，呜呼异哉！

余在山东日，待郡守礼颇简。留饭一次，彼必侧坐，虽迁官谒辞，送之阶下而已。遣人投一刺，亦不答拜，盖其时皆然。其后复起。累迁山西按察使，一日，清军提学二道，偶约余同宴二郡守升官者，置酒于书院，余甚难之，第令列名与分而辞不往。乃闻具糖席，张嬉乐，具宾主纵饮，夜分而罢。以为怪，后闻之余弟，乃知今日处处皆然，不以为异也。

余初任山东时，布按二司后堂，无留郡守坐者。留之坐，则必于私衙，虽设饭无害。而起官至山西臬，则郡守以至倅理，无不留坐后堂者矣。当时抚按不留郡守令坐，司理县令行取亦只立待茶而已。今两直隶至留饭矣，闻之各省，尚不尽然。

二司自方伯以至僉宪，称抚台曰老先生，称按院则曰先生大人。其语虽不为雅，而相承传已久。二十年来，凡宣大之巡守，与吾南直隶之兵备，皆以老先生称按察矣。

余初于西曹见谈旧事投刺有异者，一大臣于正德中上书太监刘瑾云，门下小厮某上恩主老公公。嘉靖中一仪部郎谒翊国公勋，则云渺渺小学生某，皆极卑谄可笑。然至余所亲见，复有怪诞不经者，一自称不佞，至通家不佞，年家不佞，治下不佞，邻治不佞，眷不佞；一自称牛马走，亦曰通家治下牛马走。一曰海湖生，形浪生。一曰神交小子，一曰将进仆，一曰未面门生，一曰门下沐恩小的，一曰何罪生。此皆可呕秽，不堪捧腹。

褶戎服也，其短袖或无袖，而衣中断，其下有横褶，而下腹竖褶之。若袖长则为曳撒，腰中间断以一线道横之，则谓之程子衣。无线导者，则谓之道袍

，又曰直掇。此三者，燕居之所常用也。迩年以来，忽谓程子衣道袍，皆过简。而士大夫宴会，必以曳撒，是以戎服为盛，而雅服为轻，吾未之从也。

尺牍之有副启者，或有所指讥，或有所请托，不可杂他语，不敢具姓名，如宋疏之贴黄类耳。近年以来，必以此为加厚。大抵比之正书稍简其辞，而无他说，或无所忌讳，而必欲隐其名。甚至有称副启一副二至三至四者，余甚厌之。一切都绝，即以我为简褻，亦任之而已。

分宜当国，而子世蕃挟以行黻天下之金玉宝货，无所不致。其最后乃始及法书名画，盖始以免俗，且斗侈耳。而至其所欲得，往往皆总督抚按之势以胁之。至有破家殒命者，而价亦骤长。分宜散什九入天府，后复佚出大半入朱忠僖家，朱好之甚，豪夺巧取，所畜之富，几与分宜埒。后歿，而其最精者十二归江陵。江陵受他馈遗亦如之，然不过当分宜之半计，今籍矣。若使用事大臣无所嗜好，此价当自平也。

画当重宋。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，乃至倪元镇以逮明沈周，价骤增十倍。窑器当重哥汝。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，以至永乐成化，价亦骤增十倍。大抵吴人滥觞，而徽人导之，俱可怪也。今吾吴中陆子刚之治玉，鲍天成之治犀，朱碧山之治银，赵良璧之治锡，马勋治扇，周治治商嵌，及歙吕爱山治金，王小溪治玛瑙，蒋抱云治铜，皆比常价再倍。而其人至有与缙绅坐者，近闻此好流入宫掖，其势尚未已也。

兄弟之子曰从子。自是而推，次从兄弟之子，次五服以内兄弟之子，次妻之亲从子，与姊妹之子曰甥者，次知己义兄弟之子，次五服以外兄弟之子，是诸子者，行必随行，坐必侍坐，不可逾也。次中表兄弟之子，次同年之子，次寮案会友之子年齿悬绝者，行必随行，坐必侍坐，有宴会不并席也。子之同年，与远戚兄弟之子，虽同年之子，而年位高者，行不必随，坐不必侍，不据上席可也。今独同年之世讲重者身贵，而为同年之子多贱故也，何以明其可小杀也。同年至宰辅而身下寮，则不敢讲敌礼也。遇公事纪摄不避矣。甚至势避而首相倾，名轧而阴相毁，有利必相竞，有害必相挤。即先君子之难，与后之几不获伸，伸而不能尽，一一皆同年为之，故曰可少杀也。

觚不觚录